

# 鸦片战争文学集

(下)

(戏曲、散文)

广雅出版

鴉片戰爭文學集  
(下)

廣雅出版

鴉片戰爭文學集(下)

編者 廣雅出版有限公司編輯部  
發行人 林健  
出版者 廣雅出版有限公司  
地址 台北市羅斯福路一段八十八號二樓  
電話 三九四四七一  
郵政劃撥 一六五八〇五  
登記證 局版臺業字第二一四〇號  
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四月一日  
中華民國 台灣省 台北市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落落居士

招隱居傳奇



戲  
曲

## 招隱居

### 序

長歌代哭，發乎騷也，以諷作規，援乎詩也；詩與騷，皆古傷心人幽愁憂思，發憤之所爲作也，故讀者感之。雲兄以曠達不羈之才，秉剛正嫉邪之性，屢折屢蹶，幾無以自存，宜其有哭無歌，繼歌以哭也。而乃以憤懣無聊之際，爲此起沉振溺之文，言之者無過，聞之者懷然足以爲戒，非有騷之遺而詩之旨者乎？

夫朝廷之設官，以理民冤抑也，食君之祿，事君之事，值此四夷交鬩，國家多事之日，當如何公忠體國，留此一線之人心以挽回天運？乃皆泄泄沓沓，惟利是務，於民之不罪者冤之，不曲者抑之，致以無故遭奇禍，流離慘目，冤無所伸，亦何怪其言之刻骨傷心，一矢口而不忘哉！讀者猶以訕上律之，過矣。洋烟之禍烈矣，而其勢足以弱天下，州縣之氣橫矣，而其惡足以亂天下；兄之意，非有所

激，又安肯而出此耶？

憶僕少日，與兄東川共讀時，風雨聯床，意氣相厚，論事多得創解，讀書目一過輒記不忘。每郡中課士，兄左持觥，右握管，紙聲簌簌，須臾一藝成，又須臾一詩成，盡日夜而十藝成，榜出，十藝皆前列；命人荷獎歸，沽酒一瓶，味數品，登城樓高處，相與縱覽山川，劇談今古，吟聲嘯聲，風聲水聲，鏘鏘琅琅，四座傾耳。酒酣談往，偶及時事，輒復脫帽譁呼，捶胸大恸。已而理檀槽，敲綽板，唱大江流水之曲，聲淚俱下，恆驚過客，泣遊子。歸則挑燈讀，吟哦不絕；少倦，奮而起，舉石臼重三十觔，東西擊，燈閃閃如欲滅；復舞大刀，如旋風，縱橫宕決，曲踊三百；出視屋角，月沉沉已近西也。顧謂僕曰：「天下方有事，我與若爲國家用，當文足韜略，武任戈矛，終不效齷齪者，倖於一第，徒飽天祿，腴民膏也。」古人讀書致用，春夏干戈，秋冬羽籥，文事原兼武備，六藝兼射御書數，方爲儒者。故生平於九流三教之書，天文術數之學，無不通曉。嗚呼！以彼其才，爲國馳驅，何憂天下！乃命之所遭，恆出人意料之外，受禍之慘，莫能名狀。

昨與兄渝中相遇，有悴其容，兩鬢皤矣，而愁慘特甚。問何之？則以家亡財散，將逃命於京。問何故？則以家庭之變，官長受賂，欲制其命。嗚呼！兄幼年失恃，禍類申生，九死一生，而有今日。記同學時，兄歲暮不歸，云逃大杖，始來此讀耳。撫其臂臂折，捫其腰腰折，恆中夜潛潛泣，豈今五十之年，獨猶未耶？雖然兄之性情心術，人諒之，兄之經濟文章，人重之。乃年越三十，遽不鄉試，蒔花種竹，欲以山林終，安知非蒼蒼者重惜其才，欲驅之而盡瘁耶？

讀兄此唱，知兄猶未忘世也，用志數語，亦以賦招隱。

涪邑李卿五拜敘

## 自序

西洋之法，皆化無用爲有用。星躔電氣，無用之天也，而以之考機傳信；童山斬石，無用之地也，而以取礦燒金；瘡痍跛瞽，無用之人也，而以之捫書識字；豬羊鵝鴨之毛，無用之物也，而以之抽線織布。中國則化有用爲無用。男子迫之作文，女子束之裹足，文弱迂腐，纖小柔媚，毫無所濟；而更加以洋烟之害，剛健易而婀娜，菩薩易而嫖母，余實心痛之。夫洋烟之害，雖婦女皆知，而癖之者馴至有增無減，則以此物柔情毒性，使人親，使人愛，使人貪，使人戀也。先年李箭樓諸公，作烟鬼戒烟等歌，詞意兼美，音韻鏗鏘，久欲效之，而無能出其範，不意中年染疾，已亦沉溺此道。因撰此一劇，肖以生旦淨丑，語極荒唐，詞極猥鄙，窮諸醜態，寫諸惡狀，迷之者至於賣子嫁妻而後止，不取好收場，期以垂誡。而雲扶兄謂此非天理人情之正，因補插數段，顯諸報應，似於布局更密。人雖無其人，事實有其事，閱者律余之罪，即可自知其罪，一人知罪，亦可衆人知罪。倘閱此而生其悔悟，更可減余之罪。雖嘻笑怒罵，不成文理，於更深癮過之後，朗誦一過，亦可發一小噓也。是爲序。

## 第一齣 排將

〔駐馬聽〕（堂官上）（以下曲牌皆堂官一人唱）霧塞烟屯，看看玄黃混沌。學吾高隱，（凡隱皆叶癰）自然無滅亦無生。金盤罩下鬼精靈，玉槍兒挑上迷魂陣。風寒被冷，青燈兒焰見靈床影。

十殿森羅地獄開，燈光闌淡鬼齊來；烽烟逗起無名火，要把生靈化劫灰。在下鄢之使是也。

先人幾世，曾封賴石之侯，（叶猴）兄弟多人，亦作橫江之道（叶盜）。老爹老母，慣熟江湖；阿姊阿姑，光輝門戶。因托這些福蔭，所以在下得授堂官之職。現奉燕（叶烟，以下同）王之命，帶領燕邦八將，一名鄢（叶烟，以下同）得剛，一名鄢得仁，一名鄢得儉，一名鄢得智，一名鄢用戰，一名鄢用殺，一名鄢用佞，一名鄢用稼。都是威風凜凜，殺氣騰騰，有興雲吐霧之能，起死回生之力。更有二位，中雷處士，名費無極，琥珀先生，名鄢將師，言語超羣，機謀出衆，憑三寸不爛之舌，走一天無聲之雷。來此開館，取名招隱居，招納四方隱士，收取中國土地人民，房廊貨寶。明日正當開館之期，理合會齊兵將，指示一番。八將那裏？（內應有介）（每扮一人，各執其器，各肖其形，次第登場介）

（烟燈上）暗裏機心不可知，一星紅豆最相思；真精耗矣人形瘦，正是丹成九轉時。在下勾魂使者鄙得儉是也。琉璃世界，正須放大光明，瞋睡神仙，只好供然燈佛。堂官有命，理合前去照料者。

（烟壺上）豆大乾坤豆大天，收藏幾處好田園；請君偷眼其中看，尚有佳人並枕眠。在下攝魂使者鄙得仁是也。囊括包舉，都似恢乎有容；美土良田，但覺收之不盡。堂官有命，理合前去聽用者。

（烟籤上）百鍊鋼成百鍊身，此身原是鐵中錚；但從堅處攻堅入，任是金人也斷魂。在下亡神使者鄙得剛是也。金鍼度去，不愁鐵券難穿，玉杵敲來，雖是銅山易倒。堂官有命，理合前聽指揮者。

（烟刀上）煽以洪爐攪以刀，殘黎剩得幾多膏；心腸刮盡剗肝腦，更取肌膚火燎毛。在下喪智使者鄙得智是也。有孔必鑽，常作彎弓對客；無堅不破，須知寸鐵傷人。堂官有命，理合前往撐持者。

（烟槍上）一片烟雲爛腹中，腹中盛氣吐長虹；雖無高士千秋節，偏有文人一竅通。在下蕩氣將軍鄙用戰是也。攻破愁城，不在長槍大戟；劈開飲塊，居然鐵馬金戈。堂官有命，理合前受呼喚者。

（烟盤上）殘脂燒盡一身癱，心事和盤托出難；但得烟霞餐滿腹，不妨風雪臥袁安。在下倒運

將軍鄢用稼是也。隨扣得聲，自可堆珠積寶；有銘可勒，也須刮垢磨光。堂官有命，理合前去安排者。

（烟石上）無才可去補蒼天，有志能將大海填；不向書城封卽墨，却來烟國伴神仙。在下破祿將軍鄢用殺是也。此心可轉，無事切磋琢磨；其質甚堅，以爲方圓平直。堂官有命，理合前受指揮者。

（烟盒上）一半殘膏一半灰，泥身從此入輪迴；饒君前輩多金玉，點滴工夫運得來。在下耗福將軍鄢用佞是也。小小身材，偏合同田貫日；些些氣力，能消銅鐵金銀。堂官有命，理合前應挑選者。

（分文武裝兩路叩見站定介）

（合）堂官，近日玉體安泰。（堂）咱爲烟家大事，那得清閒。（合）堂官呼喚有何見教？

（堂）本官現奉燕王之命，來此開設招隱居，擇此上吉開館，理合將館中事務，商量料理者。  
〔金鷄叫〕天敞陽春景，到清明，濃烟開禁。新鬼故鬼齊呼命，玉管金槍，件件須齊整。

（衆）理會得。（堂）開館之日，須要石（叶實）心打點，燈光照應，金籤指撥，玉盤款接，壺裏包容，槍中通氣，小盒傳運，大刀周轉。（衆）敢不捐軀報効，但請堂官道明開館之意。

〔八聲甘州〕芸芸多命，要勾他一點靈魂。一般靈性，盡儂火燉烟薰。青年早染懨懨病，白面先成兀兀形。功成，我與你同會烟雲。

但凡入我館者，將他一槍挑下，用三昧真火，細細燒鍊。令他將田土房廊概行交出，擺在盤中。將小石慢慢的打，小籤慢慢的挑。一一縮進葫蘆，又勾取出來，將小盒接着，揉爲薑粉。再與他個水火既濟，何愁他不捨財丟命？（刀）如此，小將自當磨厲以須。（籤）小將亦當及鋒而試。（燈）小將只須誦光明經。（盒）小將又當施搬運法。（盤）小將無非振力盤桓。（石）小將勢必潛心砥礪。（壺）小將自然大肚包涵。（槍）小將惟有長戈直搗。（堂）諸蒙合力幫護。（衆）館中一切，自應妥貼安排，堂皇典麗方妙。（堂指揮衆介）你看東西上下。

〔排歌〕牙床並，竹帳分，綠紗烏帽雜紅裙。朱簾密，紫障深，天宮霞綵燦星辰。

（衆）堂堂之館，也須別男女，辨別尊卑。如此鋪陳，毋乃燕雀啁啾，魚龍混雜。

〔八聲甘州〕昏昏，九流三品，混元床，憑他燕惱鶯瞋。風愁月恨，被暖香溫。羣屏亂晃青燈影，暑汗常粘白玉人，紛紜塵世事，要甚分明？

（衆）每日開館，每日有個收場，難道容他們鬧個通宵不成？（堂）那還了得！

〔排歌〕燈欲燼，月仍昏，鹿鳴歌罷餞嘉賓。銀半角，鈔三分，要他解衣脫帽莫逡巡。

（衆）如荷本官師爺門工，來此通門路，我們便要奉承。（堂）衆位不知，上帝因此方人民作孽，特命溫朱來此爲官，本官來此開館。雖同剝取此地脂膏，究之我管陰來他管陽，陽大陰小，理應奉承。若無那些在劫之人，誰個理他？

〔尾聲〕剔銀燈，人已盡，扁舟迴避武陵春。一恁他，浪打桃花深閉門。

（衆）理會得。

病軀窮骨生涯冷，

只為求安一念差。

## 第二齣 誡子

〔戀芳春〕（魏）（叶僞末）芝生帶奴魏之學上，瘴雨蠻烟，香壇色界，平添了檻世烟臺。偏是聰明絕頂，意巧心乖，慣入迷津毒海。把天仙扮成鬼怪，細心猜，想這些禍種愁胎，爲甚而來？

綠遍郊原白滿川，先人掙下好田園。祖宗精血兒孫祿，莫任清閒睡着餐。學生魏芝生是也。

惚憤府，糊塗縣，依稀里，彷彿村人氏。謹身詩禮，家饒百萬之財，繼世簪纓，人沛九重之

澤。夫人甄氏（叶眞事）有沈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所生一男一女，男曰魏之聞，女

曰魏之見。養下一奴一婢，奴曰魏之學，婢曰魏之有。都是伶俐非常，精靈絕俗。學生本名

莊賈（叶粧假）號飛（叶非）眞。夫人甄氏，字佛賈，係出畢萬之封，世居大名之府。因逃

虎猛，始作驚遷。豈知去虎得狼，避蛇值蝎。居此糊塗縣，却來了一位縣官，姓溫名朱（叶

瘟猪）號而厲，榮稱六畜之裔，濫得七品之華。領一班虎豹豺狼，收回四鄉馬牛雞犬。粧猪

吃象，將虎牧羊。居然赫赫排場，鬧出昏昏世界。門印簽押，書役刑名。大婆娘吼出河東，

二少爺威加江北。烏龜吃煤炭，心腸一樣心腸，猴子帶山花，體面十分體面。生員是其仇對，

強盜是彼乾爹。大堂作了戰場，打案還須打架。二門添些長櫃，加水尤要加平。說他誅（叶豬）之不可勝誅，偏是翰林科甲。就是僕人所帶之僕，無非巧佞孔壬。當之者破產傾家，迎之者殺人脫罪。俺如今只得束身白壁，奮志青雲，十畝種田，五經教子。待他氣盡聲嘶之日，乃我名成利就之時。不料以外又來了無數堂官，與他勾結，收取中國土地人民，房廊貨寶。普天該劫，處處設炸人之坑，大眾當災，個個得迷痰之疾。俺想酒色迷人，財氣債事，都爲小可。惟有此物，易惹易犯，與本官一樣利害。不免同着夫人，喚孩兒輩來，訓飭一番。夫人那裏？

〔懶畫眉〕（甄氏帶婢魏之有上）朔風吹雪入寒梅，紅情綠意亂書齋，無端兒女罣心懷。漸漸秋霜改，雲鬢無力綰金釵。

陌頭輕雨鎖紅粧，桃李紛紛結子忙。鸚鵡喚人春夢醒，獸爐猶熬昨宵香。奴家甄氏，庭堅舊族，當代名姝。洛神貌可驚鴻，博士才堪吐鳳。新詩綺麗，凝然白玉之姿，舊事荒唐，歸入紅樓之夢。一男更兼一女，兩小無猜，佳人得配才人，三生有幸。適官人呼喚，急應前去伺候者。（進見介）官人有何見教？（魏）昨日去在長街，聞得個個喧傳，人人聚講，燕邦來了一員大將，在無底坑中，落魂臺上，開了一座招隱居。口口聲聲，要收取我中國人民，房廊貨寶。俺想人生在世，惟有酒色財氣，最是沾不得的。但此四位老哥，性情帶剛，你不惹他，他便不來惹你。若此位老哥，柔情毒性，一纏着他，便與你個死不干休。若是笨拙之人，

他還不甚兜攬，惟有精靈漢子，正直丈夫，偏偏要引他上鉤，真有出神入鬼之能，旋乾轉坤之力。俺如今閱歷了多年，然後窺出他的行徑，想來此劫，或者可免。至於之聞之見，年少無知，性情未定，若一旦被他的鉤搭，豈不誤了他的終身。所以欲同夫人，喚他兩個前來，誠飭一番。（甄）有理。之有，去請少爺小姐來。（之有）少爺小姐，老爺夫人有請。

〔前腔〕（魏之聞上）東風吹草綠成堆，正好歌春燕不來，闌干自在長青苔。硯池裏生書帶，纖手搓香日幾回。

嬌鶯喚起簾前雨，香麝消人扇底風。芳草不春隨意綠，落花無怨可憐紅。小生魏之聞是也。寒窗苦讀，適聞爹媽呼喚，急應前往問候者。

〔前腔〕（魏之見上）鴛鴦繡好笑眉開，花落閒庭春自在，深深房鎖祝英台。怕過紗窗外，有紛紛蝴蝶繞身來。

模糊做個春閨夢，懊惱翻成子夜歌。綠肥紅瘦爭嬌娜，黃鶯一囀奈春何？奴家魏之見是也。繡餘兼讀，適聞爹媽呼喚，急應前往問候者。（同進介）（魏）兩兒幾日之書，讀到那裏去了。（之聞）兒讀到南土是寶，南土是好了。（之見）兒讀到人焉瘦哉去了。（魏）錯了。瘦字如何讀作瘦字？（之見）吃烟人如何不瘦？怕是爹爹錯了。（魏）我正爲此烟，喚你兄妹前來。你們生在富家，何求不得？惟有洋烟一物，是吃不得的。須知人生在世，有一定的福祿，馬牛犬豕，雞牲鵝鴨，但凡禽獸，都是站立而食，所以爲賤。惟人安坐而食，也就貴